聖學宗傳

聖學宗傳卷之十二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証　王繼㯳　叅閱

薛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一夕家人夢紫衣人謁見而敬軒生初誕肌膚如水晶藏五臟皆見家人恠之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自幼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二時元儒魏范諸公以御史

謫戍父延與講論經史名理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敬軒自是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精思力踐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尋父司教鄢陵時例庠生之科貢職教者充戍父慮之預敬軒應河南鄉試敬軒勉就試遂中永樂庚子解元明年辛丑登第學士楊文貞欲館之訓諸子敬軒固辭居父喪服闋願就教職會　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一日時相三楊欲識其

而今人要之晤敬軒薛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歎焉尋差監湖廣銀場黙墨剔蠹風紀大振手録性理大全晨夜誦讀潛思密玩值雪盈尺不輟有得累燭疾書或達宵不寐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出僉事山東敬軒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誨育生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感慕皆呼之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薦敬軒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三楊以

用敬軒出振意欲敬軒一見振敬軒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振聞憾甚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妾欲嫁其私人妻勿許遂誣妻魘魅夫死敬軒爲辯其寃臺臣諂事振劾敬軒受賄出入死請　廷鞫振曰是固應死竟坐敬軒死繫獄待决人皆危之敬軒怡然曰辯寃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不輟臨刑大臣有伸救之者得免歸田敬軒家居六年造詣益邃正統巳巳以言官程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敬軒懇

乞致仕學士江淵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守備中官興安袁誠時無抗禮者敬軒至安謂人曰此與王振作對頭者何可屈耶午節饋扇敬軒曰此朝廷禮不敢受又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敬軒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御史劉孜薦敬軒粹學篤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遠乞召供館閣之職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允壬申秋召爲大理寺卿是歲

敬軒復乞致仕不允　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一日召入便殿　上方燕服敬軒不入俟　上入易服乃見時有矜迎復功者敬軒曰許魯齋不陳伐宋謀凡事取必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命主會試録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曰平生所學惟此事竣晉左侍郎會曹石用事遂引疾致仕石亨來視疾曰先生既不留願爲先生請　勑郎家塾敷教且有以資養敬軒曰昔許

參齋十二元世祖賜勅書爲敎參齋懸之屋云然
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耶亨歎息云
去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游甚衆敬軒隨其所
寓圖書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凡辭受取予
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黙契其妙
有不言而悟者嘗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
心惟覺性天通所著讀書録行於世河汾集藏
於家忽遘疾衣冠危坐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
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壽七十有六訃

闕　朝廷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隆慶辛未久議從祀孔廟耿氏曰關中呂涇野記公祠述立朝風節詳矣然公非直矯然以名節自樹者讀其書諷誦其緒言蓋亦有原本矣公嘗曰心中無物其大浩然無涯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寡欲者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余惟先生之教以復性爲宗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玩諸緒言誠亦知性者哉學未知性而浮慕先生風節[illegible]不

爲殉名釣奇者由有道者觀之亦足羞矣世亦
賴焉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滃然而
雨集冷然而風生鎗然而更急羽者飛秀者植
童者待鱗者適群物雜然而聲其聲形其色薛
子窈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爲是聲與色者而中
心悅　此果何物耶推而上之莫究其始引而
下之不見其終測之而無窮資之而不竭離之
而不開斷之而不絕此果何物耶竟不可得而
名也　元無虧欠元無止息　斑竟無言處方

知是一源　謂有乎則視之無形也謂無乎則其來有本也有本而無形則有而無矣無形而有本則無而有矣有而無無而有非真知有無爲一體者不足以語之　太極理雖至妙而其實不外乎身心動靜五常百行之間後人論太極即作高遠不可窮詰之理求之去道遠矣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皆可見也而其所以爲是則不可見也以不可見者語人孰信哉蓋必心得而後信也心得非他必自近始近莫近

於吾身吾身百體皆可見也其所以然與所當然
之宜則不可見也可見而無不可見者爲之主
則百體皆失其職矣舉近以明遠則天地山川
日月星辰萬物之理一也　道只在動止語默
之間身外求道遠矣　人只於身內求道殊不
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初無內外也　人皆知
求鬼神於茫昧不測之間殊不知天地四時日
月星辰雨露風霆霜雪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
鬼神之著者　民咸用之謂之神但人由之而

不知返　洗心退藏於密以約失之者鮮矣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大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曰命曰性曰誠曰道曰理曰太極一也　道本無名爲以萬物萬事必由是以行故強名之曰道耳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矣　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

吳興[illegible]

吳與弼字子傳別號康齋江西崇仁人幼時讀書鄉校嶷然有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心慨慕焉及覩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必可學於是盡焚應舉文字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二年收斂身心沉潛義理或以爲不達時宜或以爲濶於事情或謂之僻亦謂之怪笑讓蕪極皆自以爲見之未明行之未力也後漸有所得父溥爲國子司業時往省粗衣敝履人莫識之還鄉遭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失措康齋獨正襟危坐

中歲家貧躬親稼穡手足胼胝四方來學者約
巳分少飲食教誨之康齋師道尊嚴好書字奇
古暇則咏物適興胸襟高邁有詠桃詩云靈臺
淸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
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嘗歎宋
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焉新會陳
白沙來受學康齋絕無講說使白沙劚地植蔬
編籬康齋作字使白沙研墨或客至則令接茶
如是者數月而歸白沙嘗以周易疑義求質康

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龍潭老人者陳海雍也白沙如其言往謁適海雍雨中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揚信宿辯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海雍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天順初

上命行人齋 勅書束帛造其廬比至 上召吏部命為左春坊諭德引見 文華殿對云老病不堪供職 上不允所辭顧李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康齋終不就表陳十事以謝首舉程顥謂言人便以聖為志言學便以道

為志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伏願　陛下斷然以堯舜自任雍熙自期勿貳勿疑次言願博訪儒臣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其餘皆切時務知者以為篤論而不知者以為常談也還山未幾卒年七十九　康齋嘗曰聖人之道昭明易見簡易易行然世鮮能之者不學故耳原其故有二焉憒然無知而不事夫學者庸人也學焉而弗克者未誠也　南軒讀孟子甚樂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閴寂天地自濶日月自長邵子

所謂心靜方能知目只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　二月二十八日晴色甚佳爲詩南軒巖光日色隱映花木而和禽上下情甚暢适值此暮春想夫舞雩千載之下此心同符　夜大雨屋漏無乾處吾意泰然　中堂讀倦遊後園歸絲桐三弄心地悠然日明風靜天壤之間不知復有何樂　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計窘甚不堪其處反覆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處久方得之蓋亦別無巧法只隨分節用安貧而已誓雖

寒餓死不敢易初心也　月下咏詩獨步緑陰時倚修竹好風徐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淡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　勿忘勿助近日少知此味

十一月單衾徹夜寒甚腹痛以夏布帳加覆略無厭貧之意　白沙曰張東海平日自謂具隻眼能辨千古是非人物而近遺夫康齋又何也康齋易知耳予年二十七游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急不撓如立乎仞之壁蓋一代之

人豪也其出處大致不暇論然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其輩往往譏訶大甚群喙交兢是非混淆亦宜東海之未察也

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稱白沙先生廣東新會人宣德戊申生父先一月卒母抗節鞠之自幼頴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讀孟子有天民

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遂自盟曰爲人當如此正統丁卯舉鄉試兩赴禮闈不第甲戌從臨川吳康齋學康齋性嚴毅來學者問多不答先令治田遇白沙亦如此白沙自臨川歸閉戶讀書徹夜不寢築一臺名曰陽春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白沙嘗云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里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繁求約惟在靜

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成化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得之驚歎颺言於朝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賀欽時為給事中聞白沙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我用而我奚以為用謂白沙執弟子禮即日抗疏解官還家肖白沙像懸於別室出告反面白沙既歸四方學者來從日

益衆自朝至夕與門人講學或至漏下疊疊不少厭倦楚人李世卿來學築楚雲臺以居之留凡七越月別歸白沙語之曰子凌邁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未必能與我合也此與朝夕言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待子深思而自得之非有愛於言也世卿歸登大

崖山吟弄赤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世卿終當自得之進士姜麟使貴州特取道如新會以師禮見出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久之地方官交薦　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病不赴懇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謝　恩歸時年五十六自後屢薦不起白沙事母甚謹時或在外母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從之或勸白

沙著書不答弘治戊午遘疾越二年卒萬曆乙酉從祀孔廟　白沙語云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既歸於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卒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

不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何錄
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實者
與語此反惑惑則徒爲狂妄耳　或曰道可狀
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
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
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
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
言　宇宙間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
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

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錙軒冕而塵金玉哉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

十二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二十

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是故善求道者求之[illegible]

不善求道者求之難　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

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

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

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

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

本來何用你腳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

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

出來都便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處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　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充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

夫死生之爲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
信予奪之間哉　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
以無欲爲至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
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
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
以與之無窮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
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
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
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

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鳶飛魚躍其機
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
謂僧太虛亘無累於外物無累於形骸矣儒
與釋不同其無累同也　三尺童子聞稱其善
則喜惡則怒是何心哉　孔子曰不如丘之好
學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
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備
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
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　學者苟不但求之

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幾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

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答其去仲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嗚呼果孰從而求之仲尼飲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

而有其樂耶其亦愼求之毋惑於坐忘也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其爲之有道乎仲尼顏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亦此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　人要學聖賢若只懸希慕之心却恐末稍未易輳泊卒至廢弛若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耶思量到此見得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爲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乃自得之學也　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

終日從事於學亦爲人耳始終一意勿助勿忘所謂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來面目也　夫學貴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　夫道無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卽非靜矣　孟子見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以堯舜望人也橫渠見人便告以聖人之事此以聖人望人也吾意亦若是竊附孟子橫渠之後彼何人哉

予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此學以自然爲宗者也自然之樂乃眞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不求自得講說雖多影響而已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藥也眼前朋友可與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聖賢教人多必道截分曉而人自不察索之渺茫求諸高遠

不得其門而入悲乎　平生關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其更無他惟一味守此益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　昔夫子設教洙泗傳文約禮之誨夫豈獨屢空之回得聞三千之徒莫不與聞焉卒之啓手足得正而斃者曾子之外果誰歟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蟲蟻並活而已耶浮

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爲標準學者以聖人爲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歲月固不待人也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道不明雖日誦萬言博極群書不害爲

夫學道不行雖普濟群生一匡天下不害爲私意　學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此是舉足第一步　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眞則信矣故疑者進道之萌芽也信則有諸己矣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　士大夫出處去就分明已占了好田地更能向學求向上一着不枉費浮生歲月豈不抵掌爲之三歎乎　鳶飛戾天魚躍于

淵言其上下察也學者果能默契乎此則知日用之間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堯舜事業一貫一切眞得其門而入者無遠不屆也　學問大總腦要見見則便是快活便背向前下面節節推去無非一箇道理　士而未聞道未免爲物撓知道則有主不爲物撓矣故曰知止而後有定　易上繫曰安土敦乎仁寓於此樂於此身於此聚精會神於此是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　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

至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桓文戰爭亦息禍藏於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於心矣孟子學聖人也齊王不忍見一牛之死不有孟子不知其巧也蓋齊王之心即聖人之心　人心上容着一物不得才着一物則有礙是以聖賢之心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如此人心本來皆一般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

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慾淫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巳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徹則必不能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百揣度祇益口耳所謂何思何慮同歸殊途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信而自得也　治心之法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初體段又不可太漫漫則流於汎濫而無所歸

子之養其親期於適焉耳苟至乎適雖聖人不能以有加也遑問其他具足於內者無所待乎外性於天者無所事乎人又非但事親一事爲然也　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耳夫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　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

真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　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懽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為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　人未死前一日誰

肯信着此事終日勞勞而不自足及至一無所得

無可主張亦可悲也已　醉以涵俗醒以行德

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晉

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　天下

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

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

隨時詘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　予書每於

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

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

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今人大抵無識見早鬭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　謂羅一峰曰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潔淨淨先生平日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輳泊是紫陽語否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

矣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
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　謂馬伯幹曰神
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
浪死與草木一耳伯幹病至此當大爲休置縱
未至灑脫地亦漸省撓亂者而天年未盡便從
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　詩省策示諸生
賢聖久寂寞六籍無光輝元氣五百年一合又
一離男兒生其間獨往安可辭邈哉舜與顏夢
寐或見之其人天下法其言萬世師顧獨予何

人瞻望空爾為手勉力不與撫鏡歎以悲豈不在一生一生良遲遲今復不鞭策虛浪死勿疑請回白日駕魯陽戈正揮

〔答張內翰〕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耶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學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洗竹　洗竹洗荒枝洗心洗狂馳老夫無可洗抱膝洗吾詩

觀群兒釣　群兒弄釣其一偏多遇餌三未得手投竿來上樹

贈人　天下元無事勞勞我有心相携沙上語山月二更深

對竹　竹色上墻多南薰綠幾何時無分付處野鳥自來歌

隨筆　一歲十匹衣一日兩杯飯真樂苟不存衣食爲心患

夢後作　幻迹有去來達觀無古今長嘯人不聞山風吹羅襟

題南窓壁　南風吹而處不省是南窓此意無人會乾坤

落酒缸　（贈人）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　（龜山夜月）夜半龜山月能開萬頃秋試從開處望照公湖上樓　（贈釣伴）短短蒹葭淺淺灣夕陽斜影對南山大船鼓枻唱歌去小艇得魚吹笛還　（春中）小雨如絲落晚風東風無計繫殘紅野人不是傷春客春在野人杯酒中　（獨速）獨速溪邊舞釣蓑月明醉影共婆娑手中握得桐江線釣破江天不要多　（寄興）明月清風放兩頭一節挑到古尼丘

而今老去無肋力獨坐江槎看水流（茂叔愛蓮）不枝不蔓體本直外直中通用乃神我郎蓮花花郎我如公方是愛蓮人（晝晴）西林收雨鶺鴒靈捲被閒窓對曉晴風日醉花花醉鳥竹門啼過雨三聲（寄人）白頭一椀小廬山僑寄孤松十竹間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椀上）正翁眼時元活活到敷散處自乾乾誰會五行直動靜萬古周流本自然（元旦）酒杯不與年頹老詩與還隨物候新分外不加毫

末事意中常滿十分春棲棲竹几眠看客處處桃符寫似人除却東風花鳥句更將何事答洪鈞

〔雜興〕家學華山一覺眠圖書亦在枕頭邊傍花隨柳我尋句剩水殘山天賜年竹徑旁通沽酒市桃花亂點釣魚船平生我愛孫思邈自古高人方又圓

〔偶憶夢中長鬚道士用一囊貯羅浮山遺予戲作〕飛雲萬丈豕冥冥囊括誰將隻手擎南極回頭一閣老鐵橋有路中天行山通碧落神明衛地有丹砂草木靈若個長鬚

應識我古來真隱不知名（夜坐）半屬虛空半
屬身絪縕一氣似初春僊家亦有調元手屈子
寧非具眼人莫遣塵埃封面目試看金石貫精
神此兒欲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　不着
絲毫也可憐何須息息數閒天禪家更說除生
滅黃老惟知養自然且與蜉蝣同幻化祇應龜
鶴算長年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
（白沙舟中）春浪江門又打山孤舟誰蕩兩山
閒雙眸少見鸞高翥百歲當知蔗倒餐影響何

勞空說夢功名真個不如閑何人解脫葫蘆纏

-蹴下漁磯共釣竿　白沙先生六十年脚頭到

處是青天幾場世事攢眉聽千丈雲根枕頂眠

今夕高談真不偶後來勝會恐無緣白頭不起

江門浪打任踏風弄月船　好月江門客未眠

水風吹冷綠楊煙望窮碧海三山路與滿羅浮

七洞天勢利可能驅我輩路人剛道是神僊千

峰不語留君醉乞與人間作畫船　寄太虛鞭

生尊我我須勞公在吾儒公亦豪數點浣是心

淒遠一牀秋月定山高性空彼我無差[illegible]
乾坤可跌交十二萬年如指掌且揀閑[illegible]
陶
（示人）支離病骨此閑行搭颯短蓑何[illegible]
人世萬緣都大夢天機一點也長生借眠春草
秋還綠偷賞黃花晚更清莫笑老慵無著述真
儒不是鄭康成
（答勸著述）一入商量便作疑
可堪垂老更求知追陪水月還須酒分管風花
却要詩孟子生憂傳道廢仲尼不怕著書遲青
天試問東南上何處麥空桂杖飛
（碧玉樓）乾

坤眞妙此臺開一一皆因造化裁意了梅花難著何眼空江海笑浮杯未分無極源頭在誰畫先天模子來碧玉樓中閑隱几千千山遠又川廻

（飲酒）酌酒勸公公自酌三杯無奈老狂何坐忘碧玉今何世舞破春風是此箕一笑功名畢竟是六經仁義沛江河江門詩景年年是每到年來詩便多

（靜軒）崆峒道士出山頻還入崆峒作主人當識夢時都是夢未逢眞處更求眞蒲團坐穩坐參同待乎准限六合塵無極老

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　蠡測曰　本朝理學至白沙自鑿一戶牖其精神命脈全洼露於詩句中亦可謂無待之豪傑也已然而胡敬齋則云陳公甫言靜中養出端倪又言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夫白沙本以自然爲宗而敬齋又謂不是順其自然勘破毫髮間具眼者當自分明

陳真晟

陳真晟字晦德改字剩夫福建漳州人稱布衣

先生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來年十七八郎能自拔於俗專心致志以儒為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功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乃以大學為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及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見得親切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

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君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同伊川故事詔 關上程朱正學纂要乞 召見所陳其説不報下禮部亦寢不行既而家居有所陳於當道諸君子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質之乃貸其家之壹得五金攜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於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尼之不果而返歸鎮海卒蠡測曰布衣謂眞知則行在其中知

行合一之旨已萌芽於此矣後胡敬齋亦謂第一怕見得不真二先生之於學問頭腦其亦有所得也夫

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別號敬齋江西餘干人垂七歲受學於家塾言動類成人塾師畏之聞吳聘君講學崇仁往從之游遂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慨然以斯道自任絕意仕進充養日邃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敬爲所居常端

莊凝重對妻子若嚴賓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摳衣及門者衆日聚徒講學語學則日爲己語治則日王道又日第一怕見得不眞第二怕工夫間斷其學術之正類如此所著有居業録萬曆己酉從祀孔廟先生語云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眞故

也　學不爲己雖有顔孟之聰明亦不濟事

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存心之法此自然之

理非有毫髮之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也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

濟甚事　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駁上

學或記誦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

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爲心害

聖學宗傳卷之十二終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參閱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紹興餘姚人成化壬辰九月三十日生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之祖竹軒公天叙命名曰雲陽明五歲不言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即能言父海日公華舉進士

第一寓京師竹軒公携陽明北上時十一歲矣過金山寺對客賦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隨口應曰山近月遠月覺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問塾師何爲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耳陽明中不然曰此未爲第一事其爲聖賢乎戊申十七歲親迎諸氏於洪都合卺日偶出閑行過鐵柱宮遇道士

跌坐與語夜遂忘歸久之歸越過廣信謁婁一齋諒諒故游吳聘君康齋門者爲語聖人必可學而至深契焉陽明故好謔自是常端坐省言同業者未信陽明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當改也壬子二十一歲舉于鄉入京徧讀晦庵書習爲格物之學署中多竹卽取竹一物格之沉思不得至成疾遂自諉聖賢有分且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南宮下第同舍有爲恥者陽明曰子以不第爲恥吾以不第動心爲恥戊午年二

十七歲自念辭章藝能耳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不一遇心持惶惑復遵晦翁循序致精之法行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為二沉鬱既久舊疾復作遂有遺世入山之意己未二十八歲舉進士上䟽陳邊務八事辛酉以刑部主事審録江北游九華山宿化城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陽明以禮請問蔡曰尚未頃之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

異人坐卧松毛不火食歷險訪之異人方熟睡陽明坐傍撫其足頃之醒視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茂叔程伯淳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壬戌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遂先知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思遺棄世累獨不能置念於祖母與父久之忽悟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移疾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甲子在京師聘主山東鄉試識拔多名士九月改兵部主事

乙丑在京師乃專志講學與湛甘泉定交嘗謂初志此學幾什而興晚得友甘泉而後吾志益堅毅然不可遏云時年三十四正德改元丙寅奄瑾竊柄逮繫言官陽明抗疏救之瑾矯詔收陽明杖謫貴州龍塲驛丞旣行瑾使人尾偵之將甘心焉丁卯陽明至錢塘託跡投江附估舶遯遇颶風飄至閩境夜奔山徑叩寺求宿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咆吼不入及旦僧見陽明無恙異之邀至寺則前鉄

桎宮所晤道士在焉因與商遠遁計道士曰汝
有親在不可因爲筮得明夷遂決策返由武夷
出廣信而歸省海日公於留都是年徐愛及蔡
宗兗朱節受學秋三子舉于鄉陽明爲序以明
師友之義冬赴龍場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蛇
虺魍魎瘴癘蠱毒之交錯夷人鴃舌言語不通
無居舍就石穴而處已教之範土架木爲茇從
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病陽明躬析薪汲水作
糜以飼百方慰解之有同旅行者父子主僕駢

首病死陽明爲文瘞之而自爲石槨以待盡陽明于時困衡動恐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卽死生一念亦皆擠置端居澄默蚤夜叅求忽一夕大悟寐中若有神啟不覺呼躍從者皆驚至此始信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伎倆見趣無一可倚向之求理於事物者一切皆誤證之六經四子無不脗合因著五經億說時年三十六矣居夷久之夷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爲搆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王

桂陽書院問朱陸同異陽明不語朱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示以知行合一之旨豁然有省曰朱陸異同無事辨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庚午量移廬陵令過常德見門人冀元亨蔣信能卓立陽明色喜因與諸生靜坐使自悟性體且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抵廬陵不事威刑專務開導人心僅七月治幾無訟冬入覲與黃宗賢綰論學

綿自言有志未實用功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后契良知上始納贄稱門人卒爲陽明托孤以女娶其徵子是年陽明陞南比部主事辛未改吏部驗封司同寮方叔賢獻夫時爲郎中位在陽明上聞論學有契遂執贄師事焉尋轉文選員外壬申陞考功郎中冬陞南太僕少卿便道歸越癸酉至滁州日與門人遨游瑯琊瀼泉間環龍潭而坐者常數百人歌聲振山谷從游之衆自滁始甲戌陞南鴻臚卿滁陽諸友送

至爲衣不能別以詩促之歸曰掘地見泉水隨
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即君不見堯
羹與舜墻又不見孔與蹠對面不相識逆旅主
人多慇懃出門轉盻成路人五月至南京薛尚
謙侃陸原靜澄郭善甫慶來受業與徐愛輩同
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初陽明懲末俗卑污引
接多就高明一路乃近漸有流入空虛爲放言
高論者深悔之自是論學只教爲省克實功丙
子四十五歲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十月

便道歸越越士王思與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丁丑至贛贛當四省之交諸巢賊不時四出刼掠爲患而時宸濠潛蓄不軌陰與賊通爲之曲護以此積至數十萬衆陽明莅任纔旬日卽議進剿凡三月而漳寇平五月加提督得便宜行事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陽明爲文諭之諭文哀惻無辜情詞藹然酋長盧珂等卽率衆來降惟池仲容負固不聽十月平

湖廣横水桶岡諸寇酋長謝志珊就擒問曰汝何策得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魁傑好漢多方招致斷不輕易放過陽明退語門人曰吾儕一生求友當如此矣冬奏以俐平諸地建崇義縣戊寅征三浰以書示薛侃曰即日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大丈夫不世之偉績也三月浰頭酋長

池仲容見諸巢悉破始懼率其黨九十三人皆猾酋來見陽明館待之察其僞明年正月以計盡殲於祥符宮陽明自惜終不能化爲之眩暈嘔吐者久之是夜將半陽明親率軍直擣下浰及西路皆平四月 班師諭發所屬立社學五月奏立和平縣六月陞右副都御史陽明莅贛甫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其初至兵乏之矣第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經調狼達土兵兵食匱矣第疏通鹽法處商稅以

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氓開縣置司立學移驛一時經畧皆千百年至計在事燕居則挽强習勞出兵則躍馬先驅經營出入不暇寧居而意思安閑常若無事門人數十相隨揮麈談道未嘗以造次輟也七月刻古本大學及朱子晚年定論八月門人刻傳習録九月脩濂溪書院四方來學者益衆一日舉酒勞諸生且曰用以相報諸生瞿然請故陽明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嘗恐有愧諸君直須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

少增損方安此即諸君之功也十月舉鄉約已卯鄒謙之守益來學六月奉 勅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聞宸濠變急走小舸返吉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徵兵各郡并傳檄隣省扶義勤王時鄒謙之趨見曰聞宸濠誘舊賊葉芳兵夾攻吉安矣陽明曰芳必不叛曰彼從濠望封拜可尋常計乎陽明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一時胸中利害如洪時宸濠已攻陷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我師既集命

請急救安慶陽明以爲非策不如先擧南昌法
所謂攻其必救是已乃誓師樟樹授文定等方
畧俱如期至信地陽明親鼓之三軍競奮登城
城遂拔宸濠聞南昌破悉衆歸援僉謂賊衆盛
宜堅壁待援陽明曰賊進不得逞還無所歸氣
已消阻出奇擊惰便遂接戰於黃家渡賊兵鼓
譟驕甚我兵稍却文定立銃炮間火燎其鬚殊
死戰大敗之明日復戰擒濠江西平方陽明初
入南昌時日坐都院後堂對士友論學洞開戶

門令見前後報至登堂遣之時有言文定焚鬚及兵前却狀者衆咸失色陽明徐起如側席遣牌斬其前却者還坐復理前語論學後聞濠擒衆咸色喜陽明愀然曰濠雖擒第恐傷死者衆耳亦復論學如常陽明既擒濠露布奏捷不宜時奸發導 上親征駕發京師遣先鋒諭令縱濠鄱湖俟 駕至臨戰擒之謀叵測矣陽明亟從越道獻俘行在抵錢塘以俘付近侍張永永固璫中稱良者遂自稱病臥西湖淨慈寺中候

進止久之　勅兼巡撫江西冬返南昌庚辰
駕在南都時奸佞百計讒搆諸陽明有無將心
且云試　召必逆命陽明知其謀聞　召即乘
小舸亟趣行在至上新河諸奸沮之不得見退
次蕪湖入九華山待命踰月　上使校覘之諗
陽明宴坐草庵中　上始釋曰王守仁學道人
也前言者誣矣乃　命還江西過開先寺刻石
記事末有嘉靖我邦國之句其年夏復如贛大
閱士卒教習戰法奸宦江彬遣人來覘動靜門

人危疑甚間請釋兵回省陽明處之泰然第曰二三子何不講學蓋是時逆濠未死諸奸素通濠得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已萌逆志第以陽明在贛不敢動耳世但知陽明擒濠之功而不知其沉機曲筭內戢兇倖外防賊黨撫定瘡痍激勵將士蓋凛凛乎如履春氷矣濠誅四疏乞省葬不允陽明聞父病亟幾欲逃奔一日問諸門人曰我欲逃歸何無一人贊行者周仲起對曰夫子思歸一念似亦著相陽明曰此相安能

不肯秋返南昌泰州王銀來謁稱弟子爲易名艮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龍復以徹講擇交爲勸陽明答曰學者以是心至吾不忍爲一身疑謗拒不與言求眞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未能舍沙以求金爲也時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同門有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

起者日衆辛巳五十歲在南昌始揭致良知之教聞　車駕還宮憂念始舒牌行金谿縣錄陸象山子孫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未彰文廟尚鈌配享子孫未沾褒典乃倣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一體優崇之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霍韜過論大學輒持舊見陽明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盖亦難矣六月赴　内召尋止之陞南京兵

部尚書乞便道省葬八月至越九月歸餘姚省
祖塋錢德洪來受學德洪久思及門鄉中故老
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止深信之乃
排衆議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通贄見
焉時輔臣惡本兵王瓊而陽明捷疏每歸功本
兵蓋詔平賊擒濠以改提督得便宜行事瓊本
謀也輔臣素忌陽明以此滋不悦捷奏久不賞
肅皇帝踐祚是年十二月詔録擒濠功　封
新建伯　命至適海日翁誕辰陽明捧觴爲壽

皆嘆會遇之隆明年壬午海日翁卒陽明宅憂使門人子弟紀喪因材分任僊居金克厚得諡廚後克厚連舉進士語人曰吾學得司廚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耳時陽明居里謗議日熾言官希宰輔意倡言論劾癸未南宮策問心學陰爲詆闢徐珊不對而出聞者曰尹彥明後一人也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陽明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忌嫉者謗或謂先生

學駁宋儒拘泥者謗或謂從游者衆莫保其徃不無以身謗曰三言者誠有之特吾自知處諸君論猶未及盖吾前尚有鄉愿意在今只信良知更無掩藏迴護纔做得狂者耳甲申在越郡守南大吉陽明爲會試分考時所録士也與論學有悟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彦士及四方之來集者環坐常數百餘人海寧董澐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聞先生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登門長揖上坐陽明異其氣貌禮敬之與

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納拜稱弟子陽明與之徜徉山水間澐日有聞懽然樂而忘歸也其鄉人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乃爾澐曰吾方幸脫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為苦耶吾方揚鬐於浡澥而振羽於雲霄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所好遂自號從吾道人陽明作從吾道人記以贈之八月之望月白如洗陽明集諸弟子於碧霞池之天泉橋上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

翕然如協金石火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筭或鼓棹夷猶遠近相答陽明顧而樂之遂卽席賦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裡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陽明日昔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盖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塲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畧倫物之病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

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孝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錢德洪與魏良政良器等讀書城南時游禹穴諸勝每出旬日忘返德洪父往視之曰諸君得無妨課業乎良政等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打蛇就七寸何憂不得耶洪父疑未釋進問陽明陽明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明年乙酉錢楩魏良政並發解江浙餘多見[illegible]

洪父聞之曰打蛇得七寸信然矣十月南大吉
續刻傳習錄門人立陽明書院於越城丙戌歐
陽德為六安州守奉書問學以為初政倥偬後
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陽明曰吾所講學正
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為講學耶是年
錢德洪王畿並舉南宮俱不 廷對歸陽明喜
丁亥寄示黃綰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
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
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頹靡者四月

鄒守益刻文録於廣德州五月　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廣西思田先是岑猛叛兩廣猛死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復叛提督姚鏌務四省兵討之二年不尅嶺南大困乃特起陽明撫勦之秋發越中錢德洪王畿舟中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心體既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如是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爲善去惡正是復

那本體工夫因同進請問陽明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工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餘念矣德洪再請問陽明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饐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德洪工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工夫是日各有省十月至南昌父老軍民皆頂

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明日謁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至吉安大會螺川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十一月至肇慶寄書錢德洪王畿曰紹興書院中同志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

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此自慰耳陽明沿途咨詢岑猛反叛之因由往當事者處之未當至梧開示恩信蘇受等自縛來歸降者七萬一千人陽明薄示懲遣歸農踰年春遂班師改田州爲田寧府立土官散土目設流鎮制爲交趾蔽陽明又以斷藤峽及八寨諸賊盤據反側久毒嶺表乃因討思田歸兵客與領兵官約束乘其不備襲之而檄蘇受等兵相犄角立功以報左右夾翼誅斬劇賊以萬討悉定其地霍韜

廣人也奏言於上謂思田之亂往兵連四省糜費百萬止得五十日小寧而守仁此舉不殺一卒不費斗米遂使頑叛稽顙來服雖舜格有苗不過是至於八寨斷藤之舉猶有八善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極惡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六也八寨不平則西東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詔

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漸平兩廣樂業七也八寨乃百六十年不能誅之劇寇今平其巢穴即徙建城邑永不爲變化爲良民八也陽明平賊後與錢王二子書曰地方事幸遂平息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遍寄聲益相與勉之也冬謁伏波廟陽明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如夢中過增城訪湛甘泉十

月以疾劇上疏請告十一月廿五日踰梅嶺疾甚至南安登舟延途候　命門人周積方爲南安推官來見陽明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陽明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鋪明日陽明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陽明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夙忌陽明者從中譖於　上朝中有異議爵廕贈

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隆慶改元始贈新建侯謚文成明年子正億嗣封爲伯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　先生一日喟然發嘆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眞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

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

欲有問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問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傍有從羡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説　先生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眞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　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眞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

自今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　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近來却見得良知日益眞切簡易世儒尚有致疑于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麽說得某答云除却良知還有

甚麼說得　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狂念這裡一覺都自消融眞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擴充

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于毫末乎

良知即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于槁木死灰之謂矣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

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良知本無知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　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曰人的良知就是草

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　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區區所論致知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眞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

千魔萬怪眩瞀變幻于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依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　明道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眞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眞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良知原

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覷着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智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原人人自有的　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　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眞血脉路　良知

明白隨你靜處去體悟也好隨你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良知二字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良知即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

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工夫　君解向裡尋求見得自巳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巳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　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即

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　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

爲照妄心爲妄者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極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

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塵沙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亦開不得了

無所

任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　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從那心上來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却倒做了　人心與物同體只是一箇靈明克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萬物的主宰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更

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或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性為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伊川所云纔明彼便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　君子之學惟求盡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

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　心之本體原是不動心之本體卽是性性卽是理性原不動理原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蠡測曰已上數十條語前多言知後多言心心卽知知卽心無有二也单言心恐無入處故醒之以知单言知恐以情識當之故揭之以良良知者無知而知猶無極而太極也後儒不悟斯旨謂良知不足以盡彼假見聞為增益者固支離之舊習近有求

無聲臭於良知之前者是將謂無極之上更有物也其不能眞見良知而失先生之旨均矣

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　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却是聖人教人差了　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　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

欲之萌眞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亦誠可哀也已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釋氏輪迴變幻之論亦不必求之窈冥今人不能常見自己良知一日之間此心倏焉而夷狄倏焉而禽獸倏焉而超入悖

逆之途倏然而流入貪淫之海不知幾番輪迴多少變幻但人不自覺耳　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　學問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　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

然知得是自已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一有私欲即

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凡一毫私欲之萌即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　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危即過也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己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

也　謂舉學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蠡測曰以上語語皆指示人用功頭腦處極爲緊切或以良知之學爲無實踐之功者亦盲人啓日弗察而已矣　唐詡問立志是

常存箇善念要為善去惡否曰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亦須存箇善念否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若又要存箇善念即是日光之下添燃一燈

問善惡兩端如冰炭如何謂只一物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纔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善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　薛侃去花間草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

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則復以草為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草

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只是好惡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茂叔窓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便

自然見觀時請畧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曰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覩不聞上著實用功學者時時刻刻常覩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不須着力不須防檢而眞性自不息矣豈

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曰游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在董蘿石出游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荅異

錢德洪言要見人品高下甚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

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功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叙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用功只是要眞切此心眞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

方是眞切功夫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王汝中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

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先生然之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裡　問道

之精麄先生曰道無精麄人之所見有精麄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
心　蕭惠好僊釋先生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
其後見得聖人之學始自嘆悔大抵二氏之學
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惠請問二氏之妙
先生曰汝却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請問
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
箇眞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
生曰已與汝一口道盡汝尚自不會　問夭壽

已發時如鍾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了一番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僊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問近來工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安樂處先生曰爾卻去

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　問大人與物同體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馬子中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是信不

及看是埋倒了因覷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
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
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况在
于中却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
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一友問功夫先
生曰我亦無别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
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將麈尾藏過試他如何
說法禪師尋麈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

良知就是說法的麈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火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麈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問不覩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覩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曾在不覩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亦得　問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

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我這裡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先生游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有何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汪景顏出宰請益先生曰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

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陸澄欲一切屏絕之先生曰使在我無功利之心雖錢穀甲兵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

陳九川問近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

嘗不動動未嘗不靜周子言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定字主其本體也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　倫以訓問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先生曰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心一而已矣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

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　張元冲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爭毫釐謂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僊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

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　鄭德夫問儒與釋孰異先生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

與易牙同目之於姸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說色而已也又烏從而得甘苦姸媸之眞乎

錢德洪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亦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爲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歌

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　一爲問致知之訓既領之矣敢請益先生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與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與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　一爲躍然起拜　永康周瑩嘗學於應元忠既乃復見先生而請益

先生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先生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子悚然而起茫然有閒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望卒賜之教先生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遥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

遂返而必求乎將亦無有强子者乎曰學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沒又俟乎人之强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苟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乎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所從陞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

問有人夜怕鬼者如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害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

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
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即是怒鬼迷
懼所不當懼即是懼鬼迷也　郡守南大吉與
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
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
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大吉曰
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
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
曷若預言不犯爲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

之眞大吉笑謝而去　陸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耶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

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耳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辟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覰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的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的眼就說未嘗有覰的眼皆

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

荅顧麟書曰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夫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初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

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

賢者雖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皡皡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

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嘗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已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

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克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生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

悲傷寃獄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可復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傳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弁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夫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

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

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蠡測曰已上皆因質隨機開示化導方便深微互見各發如化工造物之神不可以擬議執著者也又曰先生每言循理去欲當認理欲二字分明篇中云有心之私便是欲則知無着便是理所以云於心上尋箇理便是理障其旨可識矣先生又云若能實致其良

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然則今人良知不明則所謂理者未必是理以欲爲理而先生之旨湮矣慎之哉

（詠良知）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眞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却笑從頭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

效貧兒　良知却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爲

（次韻）弥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甚分明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久奈世儒橫臆說競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示諸生）爾身各各自天眞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

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
賢須有秘翻嫌易處却求難只從孝弟爲堯舜
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心原具足請君隨事
反身觀　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
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
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岐更何語慇
懃莫媿別離筵

徐愛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陽明妹壻也少陽明十六歲陽明初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己任者愛時年二十獨奮然有志於學北面納贄焉是年愛舉於鄉明年舉進士授祈州知州愛始聞知行合一之訓汨沒舊說驚愕不定無入頭處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壬申愛以知州考滿入京師即同穆孔暉等朝夕受業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陽明同舟歸越舟中請問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胸

中混沌復開如狂如醒者數日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絶河矣甲戌愛在南京而陽明爲南鴻臚卿愛與黄綰等日夕聚師門漬礪不懈同志益親愛辛之也陞南兵部郎中丁丑告病歸與陸澄等同謀買田霅上爲諸友久聚之計陽明聞而貽詩慰之戊寅愛卒年三十一陽明哭之慟愛及陽明之門獨先聞道亦早嘗游南岳夢一瞿曇撫其

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陽明每語輒傷之薛侃刻傳習錄首卷皆愛所記愛問陽明在親民宜從舊本亦有所據否曰下面治國平天下處如保赤子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問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如何陽明曰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然亦未嘗離却事物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至理有不能盡陽明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問道心嘗為一身之主而人

心每聽命此語似有弊陽明曰然問着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陽明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愛曰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又曰先生之說若水之寒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居夷三載已超入聖域愛朝夕門下但

見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麁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云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終